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仁宗昭皇帝

巳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未畢未忍即吉也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 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 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即有建白封
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須各鎮總兵
叅將佩印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以其權大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
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
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
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
及三等真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
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須各鎮總

兵叅將假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六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羗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 上親製序。

勑平江伯陳瑄許觧糧官船附載巳物無得阻當○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三月哈密遣人進硫磺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産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廚中既有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鬭亦須有備

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張輔從兄也）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贈劉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上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

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爲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羣
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
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勑求直言

勑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
難徧理是以下詔求言與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
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亦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
者間因大理寺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
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
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自是以

來言者益少豈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

惓在惓六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頒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戾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illegible]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傅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為非固有父子

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警戒今兇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深刻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命征夷將軍榮昌伯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楩於武岡○夏四

初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慨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泣涕慰上。上曰。即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 上諭之曰。王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遷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定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諡

國初諡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晉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諡厲。洪熙元年。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

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　上曰此數人皆在先
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
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
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
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公正也銀
竟不謚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
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
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澇年穀無收民
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

郡縣之官略不留意而又有科派之擾豈稱爲民之父母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桼稞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觧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之庶幾副朕惻恤黎元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改翰林侍讀李時勉爲監察御史

時勉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脇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

諭吏部愼選御史。及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諭少師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廉淸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勑。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旣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哉。孺子知恤下人乎。

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又喜稱善。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又賂左右伺察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文皇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己裕民。恒如不

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暸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寇至塞驅之而已毋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裕巳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効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必侍　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所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逯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

時和等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

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諭戶部賑濟饑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郵驛頻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殍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南京地震○諭兵部陝西河南等處官軍交調操備宜從兩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兵丘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上大行皇帝謚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立妃胡氏爲皇后○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須示天下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

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刋布内外。永爲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閏七月勑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武英殿大學士黃淮。金幼孜。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仁宗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
然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
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
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其與蹇義夏
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宮車晏駕宣宗皇帝遂奏行
之

八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
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
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進思州府通判楊凱正五品俸還任

思州府通判楊凱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撫字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者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諭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輸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諭工部製造御用器物毋買於民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

民。

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遐方。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無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震○瓦剌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不花

爲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爲
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剌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上御左順門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
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
爲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
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
才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以任之固
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以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

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
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之意亦
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洪熙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勅免剌揑
烈忽嗣父太平爲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爲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
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
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
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

遲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臣今[illegible]有差[illegible]
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耤田儀注

禮部進耕耤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諭工部軍器熟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濙往察密䟽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閱宮中密䟽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獻陵崩景陵即位以爲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叅賛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竒楊榮侍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
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
有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
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
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
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
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
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
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
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拙矣皇考常念及

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

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

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收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

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過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五月諭三法司審録囚繫務存平恕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按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録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

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雨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民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莅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頑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爲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優閑不德行臣等不能盡

知也。
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監局文卷簿籍○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
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壬戌漢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其定

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
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
埈瞻域瞻坅瞻壥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
守指揮韋賢宗與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
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
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
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
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
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惟叔鑒之
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踞太大

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惧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汙蔑乘輿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

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上曰卿誠是，顧賊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勑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勍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旅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陽武侯薛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靳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慫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願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愽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絶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恭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

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驆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勑諭高煦再遣勑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驆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命。 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

衣衛癸未令孫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八月乙酉
班師命中官須縶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縶王斌
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
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誅樂
榮子義天津衛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
青州左衛指揮使　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衛指揮
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
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
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縶
大內逍遙城一日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
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
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
死

九月帝還京○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
諭趙王高燧

帝誅漢庶人班師至單橋行在戶部侍郎陳山迎駕遂
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
德擒趙王否者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上不
聽楊士奇亦以為不可 山又詣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
略邀二人共請 上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
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 也高煦

王京又言嘗遣駱指揮阮内臣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

詞舉臣章遣唐平侯等持示王王大懼即獻護衛且上

表謝恩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怒觸仁考怒令於獄縛時勉來面訊必殺

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

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巳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

王指揮至獄知巳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勉巳得

上面對

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欣枉梏復其官陞

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擊交趾賊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王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死之。事聞。上曰。大臣以忠狥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

以安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叅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總兵官。與安伯徐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為兵部尚書。○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為監察御史

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參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名爲監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進張瑛禮部尚書○諭兵部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役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

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先是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春正月坐文華殿召閣士奇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巳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

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
勞澈方嗎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
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二人使供藩職三年一
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若將謂朕委
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與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
善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南京地震〇三月勑戒羣臣
勑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
刑獄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
建置永爲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
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

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最之哉爾克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洽績用永嘉賴其勗之哉（）時有進豳風七月圖者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為杜絕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為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聖

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
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塞垣練
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
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
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華殿
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
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
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
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
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
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

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當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廣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赴交趾給軍

尋免湖廣運糧以去年旱百姓貧窘也又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夏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㭎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濟熺之弟濟熿很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熺不爲䣃因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熺罪竟奪濟熺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承奉左徵佐濟熺爲逆逮繫京師濟熿益驕横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徵於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因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䌸濟熺縲絏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 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惫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

圭爲平陽王俘恭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遼伯濂謀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還美圭濟熿不從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毋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快汝濟熿得書益質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非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

給護衛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懼。上以勑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之鳳陽

交阯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利令指揮闕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交阯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鬪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

[illegible][illegible]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交趾總兵官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
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簡用罷黜庶官
行在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
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搆從詞訟。持官府短長。
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爲民
和寧王阿魯台尾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歹思。各遣人
朝貢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
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
守廣西

廣西溪洞傜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廣源蠻繼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復斬平樂蠻四百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撫

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嘆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怨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謝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

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尋卒。

諭禮部榜諭天下禁止自宮之人○諭禁有司沮格詔令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寛恤之令或謂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須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

受書不答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

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譖碩於裴裴亦讙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廵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率迮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勑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遲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冬十月王通與交阯黎利立盟爲退師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

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獎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簒我宗祧上欺朝廷下虐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権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竄身老撾踰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於羈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是以利等輙布狂言冒瀆制闕伏乞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繼絶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暠蒙天地大

恩實一國之人蒙載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指揮閥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弒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

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何為示弱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明早朝罷出舊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入貢及黎利篡弒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

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暠為王敕諸將即班師

十一月上命群臣舉奉使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　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　上曰蹇不尤爾否對曰蹇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乃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

永遣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　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是年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

逵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奏僞王陳暠遣黎少頡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援絶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 上覽奏勑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

二月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勑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益加惓切已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

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陳表奏今允所請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爾禮部其具儀擇日以聞

勅諭三法司恤刑

勅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邦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統祗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噉冤有罪者倖免朕爲惻然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憸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

稽情僞不辯此其可乎不詣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尒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率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民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

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

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

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

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

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

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

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

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就廢亂。臣賊子接

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十乃以王道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觧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擧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頼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

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之
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
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
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
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
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
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
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
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
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
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

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主大戒

戒諭吏戶禮工四曹

勅吏曹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良厥有成憲朕嗣大

歷賑率由舊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招徠善類以安兆民庶幾輔政之效比隆前古咨爾吏部典銓衡夫官不必備實在得人諸司官員舊有定額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紛紛倖位苟祿偷安其可不革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往時選用嚴慎受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者歲以千計不分淑慝一槩收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共治理而各司所舉不論才德或以親故或以貨利徇私濫保假公濟欲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貪汚無恥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辯清濁職之大小必量才稱任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故

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公惟明用人之道。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爾其懋哉○勑戶曹曰朕惟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民衣食實本乎農業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庶家給人足禮教可興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爾當明夫休養生息之道財賦資國之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致於空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境充實足以禦外侮比年遠近困於轉運而京師不足爾當審夫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爲奸盜竊常數萬計豈無關防之術爾宜審之遣官催粮往往在外貪濁豈無

廉公可使爾宜審之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累累禁約或通或塞而歛散之方何者爲宜爾宜審之朕嗣大統董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爲切要書曰政在養民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爾當謹率其屬以倡民牧俾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耻以弼令雍熙之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勑禮曹曰朕惟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彛故致治之道於斯爲盛朕以菲德承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人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爲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至敬可以格天地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

德致君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隆興萬世亦有開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敦勸明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瘝官以負朕委任之意欽哉○勑工曹曰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過用人力則不堪命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爲國惟以身體國用民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凡所

[illegible]有審度緩急。爲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斯爲良
[illegible]古者役民於農隙。當思之用以時。古者山林川澤厲禁
當思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死
亡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
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思舉興作養之方。
爾其懋哉。夫侈用傷財。掊尅之端。厲民循欲。斂怨之階。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財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治
國。大臣之職。以道事君。尚率爾屬。惟公惟清。輔予于治。
庶幾明良相成之美。爾惟欽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爲行在工部
尚書

初內官馬騏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乞福還撫交人宣宗勑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且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爲賊所執賊衆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餽白金饌粮肩輿衛福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爲行在工部尚書。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下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贊曾貴李忠皆伏誅蔡贈安南死事諸臣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曾貴千戶李忠降賊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等又令百戶牟茲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黎少穎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羣臣

王通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犄角進兵頻逗遛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王通等輒狼狽引退為賊所乘殺傷吏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邦刑　上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俟還京論罪○交阯歿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驥周安千戶蔡顒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皆贈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阯黎利表言陳暠病卒利自守國俟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
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駙馬
擅作威福仗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以　上因記憶前
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
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五月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增浙江布政司官一員總
杭嘉湖三府縣治農官不許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
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置
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
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

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官不必備唯其人胡集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為民造福多矣

出酒諭示百官

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繼敗故作酒諭○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内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遥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為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

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illegible][illegible]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嘗為京尹。剛稜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豪斂

哉。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公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衍愆繆、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愼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暟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並宣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罷斌等三人爲民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棨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選任之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可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望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

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寨。帝率諸將出喜峰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毎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晏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勑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

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成永
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
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
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割穫之後頗
有遺秉滯穗　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駐驛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
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敦礼義
廉恥之行毋安於温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
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率衆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驆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師未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

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縶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

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五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事。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保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勑南京刑部侍郎叚民考察在京百司官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遣人貢方物○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上命群臣觀之胡濙等請上表上曰

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瑑勑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鈿器方物幷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璡爲行在吏部尚書

郭璡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薦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巳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薦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薄郭璡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

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富弼非之此
事令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内選子女
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官。衣
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
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
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
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
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請江王府將軍與
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
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
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
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
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
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
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
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
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
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

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
給郡王誥勑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
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覥愧悔不及今叔祖靳
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至
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
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
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
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
城田　上復與王書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
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二千六百一十
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況庶子郡王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　上英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五月初設鈔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勑曰朕惟爲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至於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院爲國大臣常秉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輙差官數員於州縣坐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幇虎十數爲之鷹犬漁獵以一科百以十科千箠楚頻煩不勝其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公家餘剩悉歸私室人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爲風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之心者忍爲之哉自今爾等尚滌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不急之務再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循行體察不問中外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大月以郭資掌行在戸部事〇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　上大怒逮觀父子俱至命左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

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賍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 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盖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 上曰聽汝二人曲貸其必發爲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成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上嘗坐齋宮召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爲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禮遂召溥復入弘文閣

冬十月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溷内閣也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内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上調瑛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敎内豎俱罷内閣之任

禁差正官

勑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建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紀綱不紊而事畢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欽差內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言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衆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俱盡別委千百戶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護印署事吏肆其姦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粮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雖

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勑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
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即令回任管
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
欽差爲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悉
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苦害軍民及闒茸誤
事者爾等即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上覽歐陽致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
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
能自進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
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
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況一

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文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直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

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 有以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輙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諭戶部申明栽種桑棗之令 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爲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淸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

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有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給之罪

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还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賛輔多用心令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済之功此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歟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栄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適見耕者以

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孰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息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劳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

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覩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所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　遣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着蘇歗輩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敎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爲兌運○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禀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廄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駑駘未易辨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

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聊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戸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隷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

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朱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紛

田。後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漢汝蔡洹息諸渠。陜西會涇渭漆沮諸派。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使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

足稱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illegible]

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熠灼人四

面峻壑萬崖天巧奇絶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

抵無北虜患專鎭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

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最輟朝之例

勑諭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惕慮弗克勝忽遇

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

日官員朝叅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

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繼統之

治忌日悉輟朝叅歲爲定例用伸朕永慕之誠其敬承

之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鍾爲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鍾薦右中允張宗璉　上名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勑乘傳之任鍾初至郡佯不觧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傾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故止我某事宜止

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鍾乃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旣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

十餘年積弊不殄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又致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鍾爲守。專厲豪猾。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众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名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

使還。賜王磁器。諭裪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獻

令追奪贓官誥勑

朝廷誥勑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奪都要停當凡受誥勑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贓罪已經赦宥悉皆追奪若受誥勑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為定例

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邊易換穀粟儲為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粮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塩。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塩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勑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瑞應。群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宰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粗安邊圉清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敬慎惟懷永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禮義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上宴閑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長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

以接植之也、

八月巳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巳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上罷朝。謂吏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以廉潔自守。衆

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融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盖由此今天下未嘗無潔士爾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强盜吳福金者覆奏待决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强刦又有蘇州富民過違者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翀等忿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亦當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翀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今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干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于謙嘗廵按江西平反寃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廵撫二省徧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廵撫江南直隸旣而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廵撫先是胡槩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給裏河攢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折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築海塩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誅遼東謫吏嚴暟千戶臧清

先是顧佐劾御史嚴暟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暟潛入京師造詞脇人佐又劾暟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暟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摭奏佐受隸金私遣歸 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盖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名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召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追闕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觧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觧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還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塩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勑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廵近郊己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廵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驆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塲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驆雷家站名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華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祀儀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楊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餘高郵餘黨脇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脩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

頹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忿見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幷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欽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鎭松潘○五月交趾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郞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迫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

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

幽隱。萬一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復遣范太

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

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

亦有招隱詩。盖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

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

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

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命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責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出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海塩縣丞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塩縣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輙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必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勅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惟以安民爲心近者犯人袁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官監太監輒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爲由朦朧差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暴狠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滅已勑法司榜示天下勑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爾等勉之凡出差內官內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赴官

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與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

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勑免朝賀○夏四月募商

輸粟塞下○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

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

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蟄蜇嶺山澗陡絕人力艱

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

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逦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發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凉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巡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群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灾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〇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溺於逸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令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貲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耿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有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熯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

加瑄所言。行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豳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名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坐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

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
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
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
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存日宴遊者
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替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
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令六卿中其誰
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
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令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建北

京行裁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
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
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
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
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
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
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
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勅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勑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盖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其名來聞以憑推用不許狥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惓惓求賢圖治之意欽哉○詔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

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琉。爲翰林編修。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勑羣臣勿賀

勑諭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産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弗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内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索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狀於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南直隷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計議濟六湖工力以聞

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三千餘里其水東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為本衛指揮使不許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鼐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

軍都督方政鎮守松潘○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勑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非德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獎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不負祖宗之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繕作之臣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循私情不率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譏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

八月熒惑犯南斗〇勑三法司遣官恤刑

皇帝勑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果無冤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鞫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〇閏八月䈂出天倉〇冬十月

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侯謚恭襄爲人閎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甚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先是東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阜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塩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塩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寛恕持行廉潔）○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次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搆相讐殺吏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

下諫州。　上勅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暠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俟議立暠。利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哀，獻金人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勅諭恤軍

皇帝勅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勅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

差貪貧富有微瑕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為由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名色尅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遞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為已勑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為甚茲特勑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秋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肅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僭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掖廷將萬

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纂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卒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兇逆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眞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

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前元玉璽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乃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且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讎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侯璡諭麟權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

便回京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至去
處堆垛苫蓋畢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
不恕又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
味菓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蟲魚花木等物悉皆停
止其起集營造軍夫即時放回
革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
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
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
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諡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
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諡號

上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皇弟祁鈺爲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存。聖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早開經筵須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
重厚識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
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嘉
夏五月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贊機
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
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
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
事錯耶
敕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
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鎭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今于

少[illegible]書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以羅亨信爲僉都
御史練兵平涼